
以心印心 印去印留

感念南公懷瑾禪德

文/周品君

禪門修行，全在心上。起腳，落地，明明了了，知來知往。沒有落在心上的行為狀態，很容易引起大中小隨煩惱，也就是無明緣行。當跟著禪師起修的一剎那，心就要從明白的力道中開始著落。心地法門，一地一地，全靠不自欺，不自騙。到一地，息一地的諸緣；到一地，清淨在一地的無喘。過程當中，智慧圓明通透，任何的欺騙現前，就信手拈來，遊戲三昧。南懷瑾先生說：「對待煩惱就像對待奴隸。」（《花雨滿天 維摩說法》）禪門，禪師，多不好碰啊！

如人在人世間先被剝了幾層皮，皮剝了，骨頭還在，硬而且直，可以去試試敲敲禪門。禪門列祖列宗，無不如此。吾師張公尚德更是在人世間、在人性上走到了盡頭，完全思考不到人間和人性的明路，才與南公懷瑾禪德相遇，宇宙乾坤從此比片雲還片雲。沒有理論，無關文字。本性的宏願，本身就是顆閃爍的種子，存在的過程，成就著能息諸緣

的常寂光。這樣的種子，哪怕只剩下一根骨頭，也要讓最上上智來洗禮，只求個「為什麼存在」的明白，是以了願。

法，是求來的。不在此上，禪門根本無門。

一旦起修，那就別開生面，萬水千山了。像阿難尊者，佛的使者，佛涅槃後，大迦葉當著五百大士否定祂，關門，不再見。祂呢？佛的使者啊！絲毫不以大迦葉尊者的「羞辱」為懷，趕快捫心自省，也來了個七天開悟，用神通直入集結，絕對硬碰硬，當之無愧禪宗二祖。此事是分分秒秒都在考驗學人會不會上當。不是別的，是自己貪嗔癡的當。

剛認識張老師不久，有一次祂對我說：「你去炒地產，賺大錢嘛。」我不知道師父是嫌我沒錢還是嫌我沒善根，也不敢答話。接著倒茶，茶沒倒好，祂馬上：「笨得要命，茶都不會倒。」我一聽，倒是放心了：這麼笨，炒地產是不可能了。於是安心安意先從學好倒茶開始。南公懷瑾先生回靈山了，老師病了，問我：「南老師走了，我沒有大樹了，怎麼辦？」禪師本來就是禪門之尊，那有什麼怎麼辦。趕緊回答師父：「該幹什麼幹什麼。」諸如此類。跟著師父常常是一悶棍下要得出，要找到還不知道在哪裡的所

以然。上師的棍棒來無影，學人的回答卻要絕對有蹤。越是囫圇對待，越是棍棒相加。實在不是這塊料，也就收起棍棒，大家自便好了。

禪門「不立文字」最直接的展示就是禪師度人救世的手法。

也實在是五體投地地佩服那位瞿汝稷先生，硬是立了本文字《指月錄》：沒有邏輯，語言非瘋即癲，卻個個都是鐵漢，大力金剛。吾師張公尚德先生常常說：「因為我的堅持……」管你這個世界亂到什麼地步，絕不負佛恩、師恩，而堅持；管你有多笨、多蠢、多壞、多狠，絕不負一身正法，而堅持。不破重關莫入山，末後還有牢關。師父說：「破了重關後，一定還要堅信自己成佛，破牢關。」（《什麼是破三關》）十方三世最摧毀不了的，就是從堅持成佛的訓練中走過來的——禪師的堅持。超越過來，師父也只是淡淡的說：「業力不可思議，佛法不可思議，兩者相應在一起，無事不辦。」

曾經看《指月錄》，懷讓大師接引道一，末尾，懷讓和尚說：「總不見道一持個消息來。」我看到這裡，竟哭了起來……道一託人回曰：「自從胡亂後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。」我不禁心中責怪馬祖：少鹽醬個什麼呀！回去看看懷師啊！

唉！……哭了很久很久。出家人就是出家人，禪門就是禪門。出了俗家還要出僧家，出了僧家還要出法家，出了法家還要出佛家！南懷瑾老師結論：「了了了時無可了，行行行到法王家。雲霞遮斷來時路，山高水遠歸暮鴉。」歸暮鴉的道一，一路向前狂奔，硬是帶著徒弟百丈在中華大地上奠定了一幅不朽的山河：一日不耕，一日不食的叢林制度！百丈更是深化成就夯實了這幅山河。禪門，在當時大唐朝紛繁的文化星河當中，用嚴格的叢林制度尊嚴了人性本有的最高智慧之道門，包羅萬象地成就了泱泱佛子。嚴厲的心法規範下，人心得以清淨，展現一派純淨的結界。

明朝雲居戒禪師仿照孫子兵法作出叢林制度的佳作《禪門鍛鍊十三篇》。釋其目的曰：「堅誓忍苦。辨器授話。入室搜括。落室開導。垂手鍛鍊。機權策發。奇巧換回。斬關開眼。研究綱宗。精嚴操履。磨治學業。簡鍊才能。謹言付授。」再摘十三篇自序前兩句：「鍛鍊說而擬之孫武子，何也？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柱下之言確矣！佛法中據位者，治叢林如治國，用機法以鍛鍊眾如用兵，奇正相因，不易之道也。」祂寄望：「作家！作家！是真能善用孫武子而不為趙括談兵矣！果有此人，殆斫額望之也。」禪門的叢林

制度與眾生的貪嗔癡真可謂兵來將往，將往兵來啊。如此嚴格的標竿，濫竽也不敢隨便充數了吧。

古德云：「通宗不通教，開口便亂道。通教不通宗，猶如獨眼龍。」南公懷瑾大德說：「說到參禪直求修證的人，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通宗不通教，於是許多在意根下立定足跟，或在獨影境上依他起用，就相隨境界而轉；或者清淨、空無；或認光明、爾焰；或樂機辯縱橫；或死守古人言句。殊不知參禪，也只是佛法求證的初學入門方法，不必固自鳴高，不肯印證教理，便以為是。」（《楞伽大義今釋》自敘）想想古印度的那爛陀，再想想古中國的禪林，那一定是最高智慧的膜拜之地，真實美好的莊嚴道場！可以一絲不苟的行在心宗裡。

形而下的思維方式，總是隔在「不可思議」之外。佛在瞬息萬變的人心流變中傳了「聞、思、修」的路數。彌勒菩薩請佛開示：「世尊！若聞所成慧了知其義，若思所成慧了知其義，若奢摩他、毗鉢舍那修所成慧了知其義，此何差別？」佛告彌勒菩薩：「善男子！聞所成慧，依止於文，但如其說，未善意趣，未現在前，隨順解脫，未能領受成解脫義。思所成慧，亦依於文，不惟如說，能善意趣，未現在前，轉順解

脫，未能領受成解脫義。若諸菩薩修所成慧，亦依於文，亦不依於文，亦如其說，亦不如說，能善意趣，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，極順解脫，已能領受成解脫義。是名三種解脫義。」（《解深密經》分別瑜伽品）南懷瑾先生說的：「不可思議並不是不能思議。」（見南懷瑾先生諸著作）祂還說：「在這個大時代裡，一切都在變，變動之中，自然亂象紛陳。」那，要在大環境貫通「所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」何其難哦！

對於佛法與當世，南懷瑾先生有過這樣一段話：「但無論如何說法，佛法的說心說性，說有說空，乃至說一真如自性，或非真如自性；它所指形而上的體性，如何統攝心物兩面的萬有群相？乃至形而上與形而下物理世界的關聯樞紐，始終沒有具體的實說。而且到底是偏向於唯心唯識的理論為多，這也是使人不無遺憾的事。如果在這個問題的關鍵上，進一步剖析得更明白，那麼，後世以至現代的唯心唯物哲學觀點的爭辯，應該已無必要，可以免除世界人類一個長期的浩劫，這豈不是人文思想的一件大事嗎？！」（《楞伽大義今釋》自敘）吾師張公尚德先生說：「佛法是講宇宙多重世界，萬類之存在的，是在理想的多

重世界中，而多重世界必在人的理想中。」（《華嚴法界觀》）如果以能聽聞正法為所依止，在此之上的理想通達於多重世界，淨熏同分影像，以正遍行，熏習當今共業之識，那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啊！南懷瑾先生說：「科學一馬當先，幾乎有一種趨勢，將使宗教與哲學、文學與藝術，都成為它的附庸。這乃是必然的現象。我們的固有文化，在和西洋文化相互衝突後，由衝突而交流，由交流而互相融化，繼之而來的一定是另一番照耀世界的新氣象。」（《楞嚴大義今釋》敘言）祂說了：「不可思議並不是不能思議。」南老師的真誠和奉獻何其重大啊！吾師張公尚德先生說南懷瑾先生是佛！佛的理想從來就是難行能行，非忍而忍。十方三世從沒有可能撼動佛志！

南懷瑾先生這一百年，和世界的這一百年，和中國的這一百年，真是猶如那句「鐘聲不在鈴鐺裡，鈴兒就是響叮噹。」

中國的歲月也如同禪，堅持而隨順，從來不拒絕外來，也不會斷了自己。常常是遍體鱗傷，也照樣朝陽初升，月光灑在山梁。哪怕土地都焦了，還是堅信老祖宗的陰陽，哪裡都藏有乾坤，糧食還會滿倉。歲月和禪，互相尊

嚴，從不離棄已經外息的諸緣，義蓋三世十方。

祝福

中國的禪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於湖南長沙

尚德讀後：

一、六祖惠能證到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這就是指：

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

也就是：

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

六祖的悟，就是悟到佛法所說的：

法身本來清淨無相。

二、此事重在行履，不在意識語言、文字思想上，以指指月，指不是月。重在行履也。

三、什麼叫「重在行履」？絕對要緊握及深透瞭解眾生存在的同體大悲、無緣大慈。然後用實際的行動，生生世世去實現慈悲喜捨，而且是無折扣可打的。

四、做到這些又超越這些，叫做學禪學佛。

五、南老師開始在浙江修建金溫鐵路的時候，跟我說：「建設中華民族的文化鐵路，比金溫鐵路更重要。」

此際我想起了習近平先生這些年來在公開場合演講上，一再提到：

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

天下為公也者，人類的和平福祉與高貴，全在其中。

讓中國偉大的人民都站起來吧！我們中國的祖宗高貴文化就是天下為公的，佛法也真正是天下為公。

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

於台灣達摩書院

